



百家笔会

我和我的父亲

□王恒扬

如果说母爱如水,那么父爱如海。父亲的爱像大海一样大,有时波浪滚滚,惊心动魄,而每一点一滴都值得我细细品味。

父亲从小对我“严”字当头,“学”字为先。也许父亲对我期望高,尽管我是家中独子,有两个妹妹、五个堂姐妹,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独子“安逸待遇”,给人感觉是父亲重女轻男。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侯,父亲就买毛笔、墨水 and 字帖,让我每天临摹

楷书,还规定每天要练写、临摹多少页,他晚上干活回来,不管多晚都要检查。1971年龙塘大坝建成,那时,才几岁的我有着很强的好奇心,跟村里一位大哥跑到几公里外的大坝去看、去玩。回来后,父亲严厉的教育我说,你胆子太大,小小年龄,就跟着大哥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玩。我不服气,今天是礼拜天,你布置的写字、临摹超额完成了,才出去玩的。父亲看我顶嘴,拿起一根小竹竿就往我身上抽,还一边训斥:“嘴还硬!玩可以,但不能跑那么老远呀,大坝多危险啊。”果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龙塘大坝及其附近出现了多例小孩玩水溺亡的事件。从那以后,我就不敢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玩耍,乖乖地待在家里,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作业、写日记、练毛笔字等。

到了四五年级,我写的字基本能让父亲满意了。那时,只要每逢村邻家有喜事,父亲都叫我帮他们把亲戚朋友送的红包一一登记在册。记忆中,每场婚礼都有几百个红包,我都是从第一天上午写到第二天下午。后来,父亲还叫我帮乡里乡亲写春联和婚联。

父亲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厉,在家务上也是严格要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懂煮饭、喂猪、种菜,为父母、妹妹洗衣服,挑水、砌石灰有时也会去做。至今,我仍怀念那个贫穷、缺吃少穿的年代,家里的孩子从小就做各种农活、家务,虽然很累很苦,但大

家很纯朴,也很快乐。

父亲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海南良种甘蔗云龙试验场当职工。那时候是生产队,每天队长一敲钟,社员就来到田地干活。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最先出工,很能干又勤快,每月工分都是最高之一,深受父老乡亲的爱戴。

考虑到我们村靠近水田,挖泥方便,而羊山区盖房需要砖瓦,父亲就和乡亲们到头佑建了一个砖瓦作坊,为方圆几十里的百姓提供砖瓦。难能可贵的是,村里人遇事,都喜欢叫父亲去帮忙。父亲都是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活就出门去了。

小时候,我跟父亲睡同一间房,有一位无儿无女的王爷爷病重了。他的干儿子王升托在凌晨时来敲我家门,说他干爹病重了。父亲听到后,快速披上衣服,穿上鞋子,留下一句“你自己好好睡觉”便出门了。当晚,父亲和王升托连夜把王爷爷送去了龙塘卫生院治疗。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村里人多地少,很多乡纷纷外出务工经商,父亲也租了个摊位卖猪肉。父亲卖的猪肉既新鲜又不贵,所以常常很早就收摊了。父亲与伯父的关系特别好,每当有剩下的猪肉,父亲就带回家来,然后吩咐母亲做一些好饭好菜,再叫上伯父来家里吃饭喝酒。他们兄弟俩在一起很开心,一边喝酒,一边唠

嗑,感觉日子很快活。

父亲一生厚道、乐观又踏实。1981年春节后的一天,我陪父亲卖猪肉。看到一位阿叔向我们摊位走过来,父亲微笑着问他想买多少、喜欢哪块肉?随后,父亲按照阿叔的意愿,拿起刀,利索地砍切完,再称好,告知阿叔斤两和钱数。阿叔把钱递给父亲后,拿起肉转身就走了。父亲数了数钱,发现竟然多了1元钱。要知道,那时候的1元钱购买力可不少。父亲立即追赶上那位阿叔:“你多给了1元钱,要退给你。”阿叔说:“今天是我们村公期,我买了这么多猪肉,怎么会多给了钱呢?”父亲说:“就是多给了1元钱。”父亲和那位阿叔推来推去,最后坚决把那张1元钱塞入阿叔的裤袋里才返回摊位。

父亲后来还陆续带出了几个徒弟,教他们宰、切、剥、称、卖等手艺。尽管几十年过去了,父亲的徒弟、一位姓符的大哥遇见我时,还对父亲赞不绝口,说他善良、大方,总是为别人着想。

父亲已经走了,但我从没忘记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他的热心助人、诚实守信,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父亲是我一生的榜样。在我参加工作后,我经常下基层,为贫困大学生铺设成才之路,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做出指导方向。

以上这些用以告慰我的父亲。

天涯诗海

行走在六月的父亲

(外一首)

■王双发

六月

总是多风多雨
父亲更加忙碌
越加辛苦
烈日像烤灯一样
烤得他汗流浹背
行走在六月的父亲
使我生享香喷喷的生活时
心里涌出无限感恩

当夜幕降临

父亲的舒心时刻就来了
父亲会停下一切忙碌
早已摆放酒杯的餐桌
就等父亲回家吃饭
喝上一杯小酒
一天的疲惫丧失殆尽
吧嗒一口农家小菜
一股幸福的滋味
口中迅速弥漫开来
充盈他那黝黑黝黑的脸庞

六月的天空

黄色渐次逼近眼前
已是布谷鸟叫了
无法抗拒的沉重
压向锋利的镰口

风静静地挂在麦秆上
阳光悄悄地洒在麦芒上
只有被轻纱裹着汗珠的
小路

扎着两根小黑辫的姑娘
溅起一朵又一朵笑
却静静地,消失在布谷鸟
声里

也总是那块磨镰石痴痴
沉思着不断

滴滴点点地闪着淋漓的
睫毛

将一个阴影擦去
又涂亮六月的天空
我因此要倒在一行诗歌
里

让汗津津的手指
摘去心灵颤动
让汗津津的草腰儿
捆去一行一行爱与诗

父亲的犁耙

■杨彩霞

几只归鸟
掠过收割后的稻田
父亲卸下犁耙
犁铧的光刺向黄昏
佝偻的腰身
把碎了一地的夕阳
捡进箩筐
摇摇摆摆的牛尾巴
牵着瘦弱的影子
走进炊烟深处

多年以后
蒙着蜘蛛网的犁耙
挂上了柴房的土墙
淡淡的稻花香飘过田垄
父亲的腰
已与弯曲的犁铧保持一个
弧度

儿时的牛哞
锈蚀在犁铧的记忆中

闲庭信步

以“父辈”之爱

□徐静

“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爹例外。”在电视剧《庆余年》中,当辞官归隐的林相对自己的儿子一大宝说出这句话时,不知戳中了多少人的泪点。说起父亲,我们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对父亲的了解并不是那么清晰,甚至有时还是陌生的;有时父亲是粗犷的、坚毅的;有时父亲是慈爱的、细腻的、深沉的;有时父亲代表着责任、支撑、保护和关怀……父亲身上,有读不完、品不尽的魅力、内涵和性格。

什么是父爱?“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此话出自《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也许你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媼之送燕后也,持其

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触龙对赵太后说:父母爱子,就要为他们考虑得长远些。您送燕后出嫁时,她上了车,您还握着她的脚后跟,哭泣不舍,伤心不已。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视你胜过自己的生命。除了母亲,就是父亲。父爱就是“给子女考虑得长远些”的人。

说到父爱,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也曾为女儿出嫁作诗送别:“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贫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我罢官之后口袋空空,两袖清风,只能靠平时卖画作为吃饭的微薄本钱。作为父亲我最惭愧的是,连你结婚都没能给你置办嫁妆,只好给

你画一幅春兰图代替了。男人最是铁石心肠,但只要当了父亲,就会有一颗温柔的心。即使不在身旁,父亲的目光也永远在我们身上。父爱就是“给子女一生的呵护”,父爱就是给予“我们最大的快乐”。

什么是父爱?“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公元1082年,王安石送弟弟王安礼赴京任尚书左丞,顺便委托他给长女捎去一封家书:野外空旷辽阔,烟云迷蒙,雨水冰冷,离别的情景再次上演,除了没有春风吹绿的江岸,一切恰如当初送你出嫁,看你过江远行时一样,连泪水浸湿了衣襟都浑然不知。王安石这首思念女儿的诗,令人千回百转。父爱就是一种无言的关怀、关切,父爱就是使我们能够“学会飞翔”,父爱就是在困难中给予我们勇气、信心和力量……

什么是父爱?作家刘墉描写记忆中父亲打蚊子的场景:“有一次蚊子叮他,父亲明明发现了,却一直等

到蚊子吸足了血,才打。因为等蚊子吸饱了,飞不动了,才打得到。父亲笑着说,打到了它才不会再去叮我儿子!”同样,读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会唤起我们记忆深处的父亲的背影,让无数读者泪流满面。而凡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夫·帕慕克的《父亲的手提箱》,也都会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最真实质朴的父子之情。父爱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个“背影”,父爱就是“父亲的言传身教”。

当高大的身影变得嶙峋,当坚定的目光需要借助老花镜,当生活的小事需要时不时地向我们咨询时,我们会蓦然惊觉,父亲老了……父亲日益苍老,已经难以跟上时代,这时的我们应挺身而出,就像他们曾经呵护我们成长一样,以“父辈”之爱,帮他剔除生活羁绊,陪他们走完人生旅程。我知道,我们应该再耐心一些。恰如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默念:“因为没有人天生应该对你好,爹娘例外!”……

藤椅

□方华

转过墙角,就看见父亲坐在阳光下。

二楼处有一个阳台,正对着宽大的楼梯。晴好的日子,上面洒满阳光。父亲喜欢在那放一把藤椅,静静地坐在阳光下。

因是公共阳台,来来往往的人不少。大妈媳妇们又喜欢在阳台上晒晒被子衣物,叽叽喳喳地说一些家长里短。但父亲就在一片纷扰中,安闲地翻阅着一些报纸杂志。

每天中午下班,下公交,转过墙角,我就看见了阳光下的父亲。父亲也在此时看见我。他从老花眼镜的上框有意无意地瞥我一眼,目光又落在报刊上。等我上楼,走过他的身边,他有时会问一句:“回来了?”然后起身,跟在我的身后走进家门。客厅的餐桌上,母亲早已将碗筷摆放整齐。

那天回家,见父亲靠在藤椅里,毫不理会身旁零乱的足音,发出轻轻的鼾声。我不愿惊醒父亲,踮起脚尖,想绕过椅子。谁知,刚走过他身边,就听身后一句:“回来了?”我问父亲:“你刚才不是睡着了吗?”父亲答:“我听见是你的脚步。”忽然眼眶酸酸的:儿子的足音,在一位父亲的梦里梦外,都是何等熟悉?

时光流逝。今天,当我再次转过墙角,二楼的这片阳台上,已没有藤椅,更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只有一片阳光,在阳台上失落地流淌。

偶尔,我也将父亲坐过的那把藤椅搬到阳台上,等我儿子回家的身影。我有时也闭上眼帘,感觉父亲走过我身边时,所散发出的生命的气息。

——父母尚在。

父亲业已佝偻的背,曾是我们最浑厚的山;他粗糙遒劲的大手,是我们最晴朗的一片天。好好爱我们的父亲吧!能爱他们,其实是我们的福气。

亲情家事

赶时髦的老头

□梁锦楠

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热爱新鲜事物的农民。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个赶时髦的老头。

父亲爱赶时髦这事,全村人都知道。听村里老人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宁愿不吃饭,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赶时髦。父亲买了全村第一台收音机,从地里干活回来,腿上的泥没洗,就先听广播。他还买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凤凰牌二八大杠,我小时候最喜欢他骑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坐在自行车后面,抱着父亲宽厚的背,两边的树呼呼往后跑,拉风极了。父亲还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一到晚上,我家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屋子男女老少饶有兴致地盯着屏幕上跳动的画面,说说笑笑。

父亲除了买东西上赶时髦,在干活上也赶时髦。他小有规模地养过鱼、猪、兔子,我曾和他半夜起来看兔子下崽,父亲兴奋地唱着:“小兔子乖乖,赶快长大,卖个好价钱,儿子闺女上学不用愁……”他还种过烟叶,烧过砖窑、采过石山,当过划木工、挖矿工人、搬运工人等,只要能赚钱,再苦再累父亲都愿意去尝试。尝试的结果就是有赚有赔,赚钱的时候,全村人眼馋,赔钱的时候村里老人就说父亲瞎折腾,不安心。

事实上,父亲平常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岁月也并没有给他多少柔情。我爷爷走得早,父亲作

为家中长子,15岁就辍学养家了,只是偶尔听长辈们说起,他年少时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家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哥哥又相继读高中,父亲赶时髦的步子好像歇息了一阵。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又赶起了时髦,当时全村还没人用手机,仅村头的小卖部有一台电话,父亲破天荒买了一部智能手机。送我到大学报到的那天,父亲对着18岁的我“咔嚓、咔嚓”拍了好多照片。可惜这部全村第一部智能手机,在父亲返回老家的路上,被人偷了。父亲又被全村人笑话了。

如今,年过花甲的父亲,依然爱赶时髦。不会打字的他,手机玩得贼溜,网购、直播等,全都是自学成才。上一次,我和他一起逛商场。这个穿着白色T恤、牛仔短裤的老头,对商场里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感兴趣了,眉开眼笑地和机器人对起话来。临了,机器人还跳了个舞,可把老头高兴坏了。

一次,女儿在家拼装简易机器人,我对说明书认真研读,一旁的女儿看不过去了,跑过来,三两下就拼好了,并将小机器人安装上了小马达。带着小马达的机器人,在地板上满地跑。女儿惊呼:“外公,你太厉害了吧,你是最时髦的外公。”

父亲听了,笑笑不吭声。他那积极乐观、永远年轻的心态全挂在上扬的嘴角上。

时光荏苒

六十孤儿

□华涛

光阴似箭,转眼又是父亲节。我不由得想起一个亲身经历的事。

那时还在学校后勤管理处实习,上班和住宿在同一栋楼,一楼设有门卫。

一楼门卫中有位外聘的老人,退休后不愿闲着,来做保安。老人姓陈,头发半白,整个人收拾得很齐整利落。他整天笑眯眯的,每次碰面都会热情地跟人打招呼。我老家在外地,下班无事,常和他聊天,故而彼此比较熟识。

他平常都是值白天班,所以几乎天天见面。但有次一连数日都没见到他,我心里就琢磨:他家里遇到什么事了吗?

隔了十多天,他终于回来了。只见头发白了不少,且有些凌乱,明显消瘦了很多。

我赶忙过去打招呼:“陈师傅,好多天不见您啊!”

他先是淡淡一笑,随之笑容黯淡下来:“前几日老父亲病重,刚去世了,唉,唉……”

我连忙收起笑容:“哦……老人家今年多少岁?”

“还差5天就83岁,刚能享点福,唉!”他还是叹着气。随即,抹起了泪,哽咽难语。

见他流泪,我手足无措,只好安慰:“83岁也算高寿了!看着子孙满堂,老人家去了心里也踏实,也少受点病痛。”

好一阵子,他才稍稍平静下来。天色将暗,我拾级而上回到卧